



14天鳥保母

文·圖／怡平

一個不愛鳥的女孩，
意外遇見一隻被棄的雛鳥……



初到古坑慈心農場工作的一天中午，我看到一隻出生不久、沒有羽毛的小小鳥掉落在地上。我從小就怕有羽毛的鳥類，想置之不理，但這麼個大熱天，牠鐵定很快就會被曬成鳥乾，或許不久身上就爬滿螞蟻……越想越於心不忍，緊急向同事求救。

旻芸戴著手套、小心翼翼的把牠捧上手心，我湊近聽到微弱的啾啾聲，於是輕聲喚著：「小啾啾！小啾啾！」牠稍稍睜開無助的眼神就又閉上了。

我找來兔子籠，用一些草鋪成鳥窩的樣子，把小啾啾放在裡面。我請教有經驗的朋友怎麼養小鳥，調了一些米麩、燕麥奶、五穀粉、芝麻粉等，和旻芸合作用針筒餵食。過程中發生一件趣事——小啾啾進食時脖子鼓了起來，我以為食道破洞，緊張得照相、po文求救，後來才知這是小鳥的食囊，長大的鳥兒因為有羽毛遮蓋，所以看不到……

第二天小啾啾生病了，有點拉肚子，整天睡覺，也不啾啾叫。我很擔心，朋友告訴我，保溫很重要，要照燈，給牠溫暖。原來沒經驗的我，第一天把牠放在開放的地方，讓牠著涼了。照燈之後轉放到小紙盒裡，再用有整腸作用的乳酸菌調飼料餵牠，在最好的照顧之下，小啾啾逐漸康復。

第四天看到慢慢長出的羽毛，才確定小啾啾是隻麻雀。剛開始我不敢摸牠，也怕牠大便在我手上；不過我觀察到，小啾啾每次大便之前是有「預備」動作的，會先展翅，然後就……動作很快。這樣全心全意關顧之後，我漸漸克服了對羽毛的障礙，每天

早上，把牠放在手心，帶牠做日光浴。長大的小啾啾非常漂亮，自己會梳理羽毛，農場的人都很關心牠，每天總要看牠好幾回。

一天天長大的小啾啾，表情和動作也越來越活潑有趣，開始和我有互動了。我是全職媽媽，餵食的時間一到，會放下工作去餵牠，一天餵六次，只要聽到「啾啾吃飯了！」牠就會跳到我面前。朝夕相處，有了深厚的情感，牠似乎認得我了，每次看到我，會很開心的跳來跳去，啾啾啾不停的叫著。為了讓牠有被媽媽照顧的感覺，我常把牠放在懷裡，這時牠會很安靜的窩著，不會亂動。

我趁著休假帶小啾啾回羅東和家人見面。奶奶告訴我，麻雀是野生的鳥，不適合餵養，要讓牠去「討生活」。奶奶的話提醒了我，但我擔心牠會不會自己生活呢？回農場那一天，牠會飛了，我知道這一天終於來到。在車上，我一直對牠送祝福；下車後，牠先跳到我身上，再飛到苦楝樹上，回頭望了我一眼後，沒入樹叢中。

望著「小啾啾」飛上樹梢的身影，我有著不捨、感恩與祝福……和牠短短十四天的相聚，我彷彿經歷一場生命的悲歡離合，這是一堂又一堂扎實的生命教育課。

幾天後有隻麻雀飛來，不像其他麻雀只要人靠近就飛走，拿米餵牠還會來啄食，仔細一瞧——是小啾啾回來探望我們了！

感恩小啾啾，我學會尊重生命，學習耐心和細心，學習跟有經驗的人請教，牠的離去，更讓我體會到不管親人或任何有情，感情再濃烈總有分開的時候，要好好珍惜每一個相處的當下，善待每一個和自己有緣的有情。





啾比知道

文·圖 / 謝美珠

對不同的人吹不同曲調的口哨，小小鸚鵡的聰明來自牠懂你的心。



女兒養了一隻小鸚鵡，取名「啾比」。打從啾比小時候，我就教牠唸「南無觀世音菩薩」，牠很聰明，沒多久就學會了。牠會在我聽佛學錄音帶時，停到肩上，看著我，頻頻點頭唸誦「南無觀世音菩薩」；開心時，更會陶醉的吹著口哨，聽得出來是「南無觀世音菩薩」的音調，並不時用腳爪打拍子。

啾比很有靈性，遇到客人，會興奮的到處逗人開心；遇到處於負面情緒或試圖玩弄牠的人，會自動躲得遠遠的。有次臨出門前，我因某事叨唸了女兒一頓，那時站在女兒肩上的啾比，竟猛然張開翅膀飛撲到我身上，用鉤子般尖銳的喙，毫不留情攻擊我的脖子、咬我的耳朵。

我一個多小時後返家，向牠示意停到我手指上，啾比一反常態的不理睬，彷彿還在生氣，怪我傷害牠的小主人。我和緩、真誠的對牠說：「啾比，你好棒，你是很忠心的小鳥，但你誤會了，我是在教你的主人，並不是要傷害她。」啾比似乎理解了，就飛到我的手指上，女兒也破涕為笑。

啾比住在二樓女兒的房間，平時，只要聽到牠小主人進門的聲音，會情緒激昂得大聲呼叫，並吹著「多多龍」曲調的口哨，飛下來迎接女兒。有一回，我去打佛七(註：一種心靈修行)回來，一開門，幾日不見的啾比居然從樓上飛下來，停到我肩上，開心的唱著「南無觀世音菩薩」——除了女兒以外，啾比不會對其他人這麼熱情，讓我受寵若驚。

原來，我們每一個心念，小動物都能一清二楚的感受到，特別是，經過七天心靈的洗滌淨化，連小鳥都知道呢！

颱風天的微甜好事

文·圖 / 小純

位在頂樓的辦公室、迎來燦燦陽光的會議室窗外，斑鳩媽媽來築巢了！

「斑鳩築巢中，勿打擾」，緊鄰窗戶的投影幕被拉下了，柱子旁貼了一張「告示」。

每天，善良的同事不忘到窗邊探視，看看斑鳩媽媽一家人——小心翼翼掀開投影幕一角，呵護的眼神，喜孜孜碎碎念著安慰祝福的話。(其實那是隔熱玻璃，白天斑鳩媽媽看到的都是她自己在窗上的倒影，應該不知道在窗子的另一邊，每天都有許多人獻上充滿小小喜悅的內心戲。)

一天一天，斑鳩寶寶破殼而出了，那幾天，新生的喜悅為辦公室帶來大大的歡迎熱情。小斑鳩一暝長一寸，從完全躺在媽媽「座下」(身體整個被媽媽壓住看不見)，到現在安穩的待在媽媽旁邊，骨骼漸漸有力，越來越有斑鳩一族的身形。

蘇迪勒颱風呼嘯著颳過台北市的天空，飄灑著有力氣的雨滴，這天晚上北北基停班停課，斑鳩一家三口要怎麼度過風雨的颱風夜呢！?

為辦公室忙做防颱措施的同時，有人提議也要為斑鳩媽媽出點力。不知從哪兒搬來磚頭，為鳥媽啣草飛上高樓築窩的巢再加一道外護的牆，這一家三口竟然毫不驚慌，乖乖待著，讓人類為她建一個臨時的堡壘。

斑鳩媽媽呀！祝你們有個平安的夜晚。

明天早上見！





小樹與毛蟲的戰爭

文·圖 / 彰支

亭亭綠意的盆栽，卻布滿上百成千的毛毛蟲，
蠕動、啃食、蔓延……

陽光飽滿的夏季，帶來濃烈的生命力。

「生如夏花之絢爛」的美景，讓人賞心悅目，然而，孕育萬物的大地之母當然不會獨厚美麗的花草，同樣正盡情展現生命力的，還包括依附在花草樹木上——惱人的毛毛蟲！

辦公室入口處的大盆栽上，種植的小葉欖仁綠意亭亭，讓人不禁想要親近觀玩，卻見成千上百隻毛毛蟲四處蠕動。正在覓食的牠們，活動範圍不侷限在盆栽裡，旁邊的柱子、摩托車、地上，無處不見，看得人頭皮發麻、全身發癢。

其實，這裡原本擺放了兩盆小葉欖仁，其中一盆的葉子就是因為被毛毛蟲啃食殆盡，僅剩光禿禿的枝幹、毫無生氣，而被移了開去。如今，碩果僅存的這一盆恐怕也將不保，令人憂心的是，不保的不只是小葉欖仁，還有這群毛毛蟲大軍的命運。

如何順利拯救小葉欖仁的同時，也為這群毛毛蟲大軍找到安棲之所？

這個難題交到了同事文智的手上。平時就常接觸慈心「種樹」、「護生」理念的他，除了亟思關心他人和小生命的課題，並邀約同事集思廣益——首先，永承用蚊帳車了一個柔軟的網罩，將整個小葉欖仁包起來；再利用廢棄的腳踏車輪胎將網罩的下襠固定在盆栽外圈，一來限制毛毛蟲的活動範圍，二來確保毛毛蟲不會掉到盆栽底下而吃不到葉子。接著號召同事總動員，將遊走在四周各處的毛毛蟲「蒐集」起來，放回盆栽裡頭。如此，暫時解決了毛毛蟲帶給路人的困擾。

沒想到，才一個晚上，小葉欖仁的葉子就快被毛毛蟲吃光



小葉欖仁怎麼穿起新娘嫁紗？原來是善心人士的傑作。

了。為了保住小葉欖仁，也不讓毛毛蟲餓肚子，文智先去附近公園撿拾一些小葉欖仁的葉子給毛毛蟲食用，但這些做法並非長久之計……

就在大家苦無對策之時，富瓏想到他在彰化139縣道上的家種有很多小葉欖仁。於是大夥情商借來小貨車，將整盆小葉欖仁連同毛毛蟲大軍載往他家。這群毛毛蟲大軍回歸更接近大自然的地方，順利長成了蛾後紛紛飛離，而小葉欖仁則依然保有其翠綠盎然的樣貌。

本以為上百成千的毛毛蟲，除了啃食綠葉、讓人頭皮發麻之外，別無貢獻，不料竟發展出如此善美的故事——讓我們群策群力、真正實踐種樹與護生的理念，且在同心協力一起解決問題的過程中，大家的內心變得更柔軟。

揮別盛夏，心境依舊絢爛！

（本文作者為福智文教基金會全職人員）



慕光之蛾

文/兩可·圖/廖素珠

她關愛自然，戀上蛾，認識蛾。
牠被喚害蟲，卻是生態指標。



台灣蛾類之美不輸蝴蝶，有些甚至更勝一籌(上圖)。

蛾類和牠的幼蟲在世界許多地方都被認為是農業上的害蟲，但蛾類專家有另類看法：「蝶與蛾的幼蟲都高度仰賴特定植物，當某一地區的蝶或蛾數量不斷減少，表示牠們的棲地遭到破壞，生存環境已經出現某些危機。」

所以，蛾類幼蟲與當地植被相息息相關，可當成地區性的生態監測。台灣蝴蝶保育學會義工廖素珠(下圖)熱愛生態觀察，平日收集蛾類資料，並拍照證明種類，協助建檔，希望「愛蛾、拍(照)蛾、不抓蛾，不製標本」，就在野外觀察蛾的姿采，讓生態自然平衡。

農場探嬌客

廖素珠常去採不施農藥、化肥、除草劑方式栽種果樹的台東卑南「太平生態農場」蒐集生態資料，那夜，好多蛾停在農場入口的一扇紗門上，癡癡凝望室內的日光燈，直到天亮了蛾還在。她一邊拍照，一邊說：「昨晚有人忘了關燈，所以一夜之間就貼了這麼多蛾，因為蛾類有趨光性，會圍繞明亮物體盤旋，但有時卻因撲向炙熱的光源而喪命。」

這是一扇普通大小的白色鋁門，有一格一格稜形線框，紗網上面散布著形色不一、動也不動的蛾。牠們像極了隨風飄散，黏附在紗門上的枯枝落葉，有的甚至比蚊子還小，有的跟玉蘭花一樣大，外觀有扁的、鼓的、捲的，形



狀各異。「紗門上有幾種蛾啊？」有人好奇。廖素珠放下相機，上上下下開始數著：「一種、兩種、三種……有十六種。」

「你知道蛾的名字嗎？為什麼那麼喜歡拍蛾？」有人打破沙鍋。廖素珠說：「這隻很像梟斑蠹蛾，這隻應該是羽蛾……」鏡頭就在門框內不斷移來移去：「蝴蝶是顯學，多在白天出現，較多人注意。然而台灣的蛾類有四千多種，約是蝴蝶的十倍，因為大部分蛾類晚上才出現，很少被人注意，所以到現在還沒有建立完整的資料庫。」她又說：「但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，已有專人在做蛾類建檔。我拍照後貼上網，可以幫助建檔。」

星空下追蹤

離開農場，廖素珠帶著我們來到可以遠眺太平洋的森林咖啡園用餐。當夕陽染紅天際，吸引許多遊客拍照留念，廖素珠的相機也始終待命，但焦點不是夕陽，而是屋簷下的飛蛾。天色愈暗，她愈是忙碌。

夜晚，廖素珠建議我們漫步海邊。她拿著手電筒，一會兒向下為朋友照路，一會兒向上探照星空，她說：「海邊微弱的路燈下，也看得到蛾。」抵達岸邊，大夥兒站立海堤看星望月，她便打開相機，欣賞白天拍照的成果。

照片投射出的光束，吸引著大夥將星空海聲擱置一邊，圍著相機說：「哇，妳把蛾拍得這麼大！」「相機功能不錯喔！」常來海邊觀察的她驀地語重心長：「有一晚，曾見到三十多隻蛾停棲草間，在手電筒照射下，看到各齡幼蟲覓食，心中開心著原來蛾不因海風大而不來。但沒想到隔晚草就被除光，食草沒了，不知幼蟲來得及逃生嗎？」她的遺憾感染周圍的人。

「如果更多人認識蛾，了解牠也有婀娜多姿、嬌艷美麗的風貌，或許可以帶動賞蛾活動，進而推動保育蛾類、保護環境的風氣。」這是她的心願。

天上星河閃閃，海上波光粼粼，與一顆顆關愛自然生態的心交相輝映。夜空好美，人心更美。



平常看到毛茸茸、摸到會讓我們很痛的毛毛蟲，都是蛾的幼蟲。